

罗伯特·彼得森博士，基督论，第 6 节， 现代基督论，第 1 部分，康德、施莱尔马赫和 里特理论

© 2024 Robert Peterson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罗伯特·彼得森博士关于基督论的教学。这是第 6 节，现代基督论，第 1 部分，康德、施莱尔马赫和里奇尔。

我们继续现代基督论的讲座，提供有关现代基督论的更多背景信息。

自由新教。19 世纪在欧洲属于新教自由主义。在北美，尤其是美国，自由主义时代直到 19 世纪中叶才开始，而且结束得比欧洲晚。

在那里，自由主义的衰落既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是因为卡尔·巴特的崛起。在北美，自由主义在 20 世纪 30 年代蓬勃发展，但后来它成为大萧条和欧洲新正统思想的受害者。在罗马天主教方面，基督论并不是一个存在分歧的问题，或者说，没有多少创造性的思想。

1545-1563 年的特伦托会议旨在驳斥宗教改革神学，但并未对基督论发表任何声明。这并不是争论的焦点。在随后的反宗教改革时期，天主教神学家只是重复和改进了以前的思想流派。

唯一的例外是 1890-1910 年天主教现代主义的爆发。尽管现代主义者始终坚持认为他们与自由派新教徒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但他们实际上复制了自由主义中许多流行的思想。这场运动被扼杀了，但经过一段适当的间隔，一些相同的思想被 1962-1965 年第二次梵蒂冈会议接受，并成为天主教正统思想的一部分。

当然，19 世纪也属于启蒙思想家的时代。这是新教自由主义和天主教现代主义中基督论形成的重要因素。这两个运动本质上都是辩护性的。

两者都是出于对现代性超越基督教的担忧。这些运动的支持者反驳说，过时的不是基督教信仰的本质，而是其教义的外在。因此，施莱尔马赫寻求与有文化

的蔑视者达成一致，他所说的不是共同的教义一致，而是共同意识内核，这可以被视为宗教，并且可以形成基督教元素的混合体。

然而，这种意识是由其所形成的文化所塑造的，因此，施莱尔马赫所说的那种信仰本质上是一种强调基督与文化之间连续性的信仰。回想一下本系列讲座的最初介绍。我们必须区分来自上方的基督论和来自下方的基督论，前者从成为人的永恒之子开始，后者从人耶稣开始，永远无法真正到达上方。

或者，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同样的意思：基督论强调上帝与创造秩序之间的不连续性，上帝以基督、道成肉身的方式进入创造，或者基督论强调上帝与创造秩序之间的连续性，耶稣只是一个人，尽管是人类中最优秀的花朵。同样，英国天主教现代主义的先知乔治·泰瑞尔（George Tyrell）表示，他们的策略需要在信仰和现代性之间建立一种综合体，在这种综合体中，两者都将保留其本质。因此，要理解这种综合体，我们需要牢记信仰与之结盟的现代性的本质。

启蒙运动给 19 世纪意识的形成带来了至少三种主要推动力。首先，反权威主义倾向；其次，人类自主性的出现；第三，对内在意识的关注。第一，反权威主义情绪当然有多种表现形式。

但反教权主义和对圣经的不信任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圣经和教会都被视为旧秩序的一部分，只有废除旧秩序才能产生新秩序。这导致托马斯·潘恩等知识分子嘲笑基督教信仰，在欧洲，这也导致了针对教会的暴力行为。

经验世界取代了教会作为意义的来源。经验世界也呈现出多种形式，有些像黑格尔的书籍之于历史，有些像弗洛伊德之于人性，有些像达尔文之于自然世界。重点是。然而，人们寻求意义和价值观的方式与中世纪和宗教改革时期欧洲盛行的方式不同。

人们开始在传统宗教领域以外的领域寻求真理。与此同时出现的是人类自主性的出现。人们现在不再从教会或圣经中寻求对世界生命的解释，而是从无助的人类解释者的角度寻求。

毕竟，根据笛卡尔的说法，只有解释者才能找到世界上唯一确定的真正意义。他认为，怀疑和质疑其他一切是可能的。但当这个怀疑过程结束时，有一件事没有受到影响，那就是人类意识。

正是在人类意识中，人们寻求一个整合点，从中可以理解所有不同的经验要素。因此，从圣经和教会等外在权威转向解释者的权威，转向了对内在意识的深入讨论。然而，这种意识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却从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受到了严重破坏。

18 世纪末，康德摧毁了理性主义者所坚持的对理性的信心，而 19 世纪，弗洛伊德动摇了人们对意识的纯真和简单性的信心。当然，康德的论点是，理性只能与感官知觉流一起发挥作用。这意味着我们所能知道的，不会超过我们的感官所能提供给我们的东西，我们所知道的并不直接等同于存在的东西，因为理性对从感官接收到的信息进行分类和组织。

理性介于人们所感知的物体与人们所感知的物体之间。理性是一种筛选手段，其作用是组织感官知觉。康德哲学的影响是巨大的，但对神学来说，最重要的是他的经验主义所导致的影响。

除了通过感官到达我们的东西或由我们的理性构建的意义并强加于世界的东西之外，我们无法知道任何东西，后者的一个例子是因果关系，我们通过因果关系来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但这些事情并不是从经验上从世界中得知的。感官无法知道事物之间的关系，只能知道它们的经验性质，例如大小、形状、质地和位置。然而，在康德的续篇中，我刚刚讨论的是他对纯粹理性的批判；现在，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中，他想以某种形式保留基督教伦理。

也许他看到了如果他完全摧毁理解世界的基础（他确实这么做了）会得到什么。他不希望对任何事物都没有信仰。然而，在康德的续集中，一方面从宗教中被剥夺的东西现在又重新引入了。

鉴于他对理性的严格限制，人们认为有关上帝的言论是完全不可能的。康德在旧的基础上认为这是可能的，但他接着断言道德意识的存在，而道德意识本身

既不可靠又无法解释，这导致我们假设存在一位上帝，他是这种意识的解释。康德的结论模棱两可，但对现代时期却具有开创性意义。

除非我们假设上帝存在，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我们是道德生物的事实，但在解释我们自己时，我们无法利用上帝的知识，因为上帝已经把自己置于理性的范围之外。他处于我们无法进入的自体领域。我们只能进入现象领域，并且我们在这个领域打上自己的烙印，因为我们不了解事物本身。

我们通过感官感知它们，从而了解它们。我们会自动扭曲它们。因此，结果就是怀疑，尤其是当它涉及神圣知识时。

你知道吗？保罗有点同意他的观点。上帝进入人心的事，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的，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哥林多前书》第 2 章，但上帝通过他的灵向我们揭示了这些。

我们无法直接认识上帝，但《圣经》声称上帝已经启示了自己，《圣经》是上帝的启示。前现代自由主义在康德和弗洛伊德之间的时期蓬勃发展，这无疑使其任务变得容易一些，因为弗洛伊德实际上摧毁了康德谈论这种道德意识时的天真。弗洛伊德认为，道德只是社会在其成员中形成的人工屏障，以保护自己免受潜伏在意识表面之下的黑暗地下力量的侵害。

道德意识只是我们本性和社会的诡计。当然，这些潮流已经流入了 20 世纪。康德思想本身是几乎所有现代认识论的基础，它很容易屈从于科学思维习惯，在这种习惯中，经验被视为由原子和物质组成。

经验被分解为离散的、孤立的单元，这些单元对体验主体的影响就像原子对原子的影响一样。这是罗素、维特根斯坦、A.J. 艾耶尔和大多数当前语言哲学的假设。紧随其后的是自我的类似消解。

它也被视为原子论。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思想家们认为它的变化方式与原子的运动和变化方式相似。自我的消亡，尤其是其作为上帝形象所创造的意义消亡，使得意义难以找到。

在 20 世纪，我们看到尼采的超人崛起，他们是政治左派和右派的独裁者，他们相信他们可以实施极权统治，因为人们没有内在的价值或意义。经验和体验主体已被瓦解，它们的位置已被历史中出现的黑暗、非人性的力量所取代，并无情地朝着预定的目标前进。有趣的是，对这种情况最强烈的抗议是存在主义，它仍然承认人性没有现实性。

然而，当自由神学与这种思想结成部分联盟时，这种最终结果还远未明朗。当然，这场运动集中于几个不同的思想流派。在欧洲，这些主要是施莱尔马赫派和仪式的支持者，阿道夫·哈纳克强调了这一点。

戴维·韦尔斯认为，这些学派之间的差异被夸大了。如果将施莱尔马赫视为自由新教的代表，那么里奇利安人（很难说是阿尔布雷希特·里奇的追随者）和哈纳克的追随者不会受到过度的伤害。在美国，主要支持者是华盛顿·格拉登和沃尔特·劳申布施等人，他们接受自由主义的公理，但经常将这些公理与社会行动主义联系起来。

施莱尔马赫因其神学研究方法而被誉为现代神学之父。康德认为宗教预言必须建立在道德意识之上，而施莱尔马赫则用宗教意识取代了道德意识。他认为，所有人内心都存在一种绝对依赖的感觉。

基督教阐明了这一点，但它的存在并没有详尽地包含在基督教社区中，基督教神学也并没有单独描述它。因此，对于施莱尔马赫来说，历史上的耶稣对上帝的揭示并不是他神学的唯一主导中心。虽然耶稣要形成和改革信仰的意义，但他并没有专门定义它。

正是这一论点比其他任何论点都更激起了巴特的愤怒。在施莱尔马赫看来，所有宗教都有真理。耶稣是最真实的；他是最好的代表。

在他身上，道德意识最为敏锐，但他从下而上。因此，耶稣只是一个人，与世界相连，而不是上帝与造物主秩序之间的不连续性。这些区别，从上到下，不连续性和连续性，贯穿了整个事情。

因此，教父基督论过于简单，强调自上而下的基督论和非连续性。现代神学强调自下而上的基督论和连续性。这太简单了，但其中却包含很多真理。

有各种各样的变化等等和细微差别。尽管施莱尔马赫没有完全明确他的神学的一般关系，但似乎相当清楚的是，他的操作假设源自浪漫主义。在许多方面，这些使他与早期的希腊神学保持一致。

他认为，人性，所有人性，都是神的自然容器，神性在道德、心理和认识论上注入并弥漫在人类身上。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性是神圣的，就其指向而言。神性是人性中和通过人性传达的自我。

因此，耶稣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以无与伦比的方式专注于神性，认同神性，然后顺服神性。但他是神人吗？不是。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生命中神性的最清晰的阐述，尽管这不是唯一的阐述。

他是所有神灵中最有意识的人。而且由于神性，我们也能够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本性，因为它反映了亚当的纯洁性。施莱尔马赫的巨著《基督教信仰，系统神学》中对基督论的具体关注令人吃惊地简短。

施莱尔马赫对早期思想家所面临的问题相对漠不关心，这为后来以巴特为首的新正统派学者的猛烈批评奠定了基础。巴特成为教授后，每年都会反复讲授施莱尔马赫的思想。他视施莱尔马赫和他所学的哈纳克自由主义为敌人。在这两个方面，他都反对那些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确实信奉新正统主义。

与改革者和清教徒平起平坐？不。但在很多方面，比旧自由主义或施莱尔马赫的浪漫主义要好得多。显然，施莱尔马赫认为耶稣是上帝意识的完美和终极典范，是一种绝对依赖的感觉，这是他德语单词的英语翻译。

这是每个人都拥有的，耶稣拥有至高无上的这种品质，基督徒通过对他的信仰来培养这种品质。耶稣与众不同之处不在于他的人性，而在于他始终如一的神意识，即上帝在他身上的真实存在。引言结束。

施莱尔马赫将“绝对强大的神意识”等同于“他身上有神的存在”。这代表了他所理解的道成肉身。神的道成肉身是他在这个人耶稣身上和通过这个人耶稣进行的压倒性的自我交流。

施莱尔马赫曾煞费苦心地将此与泛神论区分开来。他的论点是，上帝并非在万物中表现出来，而只在人身上表现出来。而且，他只在一个人身上表现出来，那就是耶稣。

然后，他努力主张，这种对上帝的意识在所有人身上都存在，实际上不能被称为上帝的存在，因为它总是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和实现。只有在耶稣身上，这种对上帝的意识才是一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独一无二的。施莱尔马赫是否成功地将启蒙运动的普遍宗教观念与基督教的基督独特性观念结合起来，这是最值得怀疑的。

施莱尔马赫并不赞同人性、历史，对不起，他并不赞同历史性的基督论，比如神性和人性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个位格中，形成一个基督。他认为耶稣基督这个名字只能用于人世间，不能像现在这样向后延伸到永恒。他认为用“自然”这个词来描述神性和人性是不恰当的，这是过去所有混乱的根源。废除二性论是神学清晰的条件，由于他与传统的三位一体理解不一致，施莱尔马赫不赞成使用“位格”这个词。

他把这种绝对依赖的感觉作为他的神学规范，他的规范规范，因此在他的基督教神学中，三位一体（这不是人们上帝意识的共同体验）被当作附录，就像我们的天堂和地狱一样，因为他们没有通过那项测试。这太神奇了。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个天才在工作。

毫无疑问。但又一次，一个天才偏离了真相。施莱尔马赫还对一些非位格联合的支持者提出了质疑。

也就是说，耶稣的人性与玛利亚子宫中的词相结合，后者认为，基督的人性虽然在各方面都很完整，但并没有在人之外完成。耶稣不仅仅是一个凡人。他宣称，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普通人中，只有不完美和模糊的神意识的萌芽。

但从基督成为人类的最初开始，就有一句来自绝对强大的上帝意识的引言。天哪。引言结束了。

因此，神的影响降临到人性上，同时，神化身于人类意识中，人性也形成为基督的个性。结束语。要实现这一发展，并不需要童贞女生子。

新约中与此相关的故事也不被认为具有重要的教义意义。他是一位虔诚的路德教牧师的儿子。所以，他经常有宗教冲动，事实就是如此。

然而，他确实为文化鄙视者服务。他们读他的作品，他的思想成为咖啡馆等场所的话题。而更传统的东西却没有。

人们认为他的思想枯燥无味。人们认为他的忏悔很枯燥、死板，诸如此类。他的思想令人振奋、富有创意，但不幸的是，他的思想是异端邪说。

那么，在基督身上，两种本性是如何相互联系的呢？施莱尔马赫认为，神性是主动的，将人性纳入自身，而人性是被动的，任由神性充满并指引自己。沟通是他说，然而，属性的传递需要从教义体系中消除。因为将神性品质传递给人性或将人性品质传递给神性会导致其基本特征受到污染。

稍后您将看到我将要争论的内容，而圣经本身就教导属性的交流，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也就是说，它用一句话来描述基督的位格，其头衔属于他的神性，而行动属于他的人性。教父们注意到了这一点。

这是最令人好奇的发展。哥林多前书 2。这世界的统治者不知道上帝的知识。他们以为自己知识渊博，但他们是愚昧人，因为如果他们知道上帝在十字架上所启示的知识，以及上帝在十字架上所启示的智慧和力量，他们就不会把荣耀之主钉在十字架上了。

荣耀之主，或者你可以翻译为荣耀之主，是一个神圣的称号。十字架刑罚与神无关。十字架刑罚与人有关。

希伯来书 2:14 说，圣子取了血肉之躯，以便通过死亡打败魔鬼并救赎他的人民。其中有一句话说，道成肉身的圣子是荣耀之主，并将死亡归于他。甚至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死亡。

那是属性的交流。那是与被赋予神称号的人分享人类的品质。那是最令人好奇的。

现在，施莱尔马赫所反对的是路德教对属性传递的理解，这与改革派的理解大相径庭。路德本人出于圣餐的原因进行教导。为了让基督在晚餐中与圣餐元素一起和在其下真实存在，路德教导说，复活中的神圣属性从耶稣的神性传递到他的人性，以便他的人性无处不在或无处不在。

加尔文非常尊重路德。他称路德为宗教改革的使徒，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不知道是否有其他人有勇气做路德所做的事。

但他在这一点上错了，加尔文肯定了自然交流的意义，正如我所说的那样。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不寻常的圣经方式。我没有找到六处地方可以找到它。

约翰一书 1. 生命之道是一个神圣的称号。活生生的话语。生命之道。

而关于使徒们的记载是，他们看见、听见，并且用双手触摸生命之道。希腊人首先会对此感到羞愧。你疯了。

你无法触摸上帝，确实无法触摸。但他们触摸的那个人，神人，就是上帝。因此，人类的谓词，即对感官敏感、能够被看到、听到和触摸，都归因于被神圣称号称为生命之道的人。

经文的作用是肯定人的统一性。明白吗？经文称人为上帝，但又将人性归于上帝。这非常了不起。

父亲看到了。无论如何，这就是施莱尔马赫所拒绝的，路德派的理解，我不怪他。我应该说，信奉圣经的路德派与信奉圣经的加尔文派一样，都是改革派、改革派的基督徒。

我想欣赏我们共同的信仰传统和诸如此类的东西。然而，在这一点上，我坚决采取改革后的属性传递观点，而不是路德宗的观点。然而，施莱尔马赫认为，属性传递需要从教义体系中消除，因为将神性品质传递给人性或将人性品质传递给神性会导致基本特征的污染。

人性将变得非人性，神性将变得非神性。施莱尔马赫真正提出的并不是道成肉身的教义，而是灵感的教义。它认为耶稣是一个从下而上充满神性的人。

看到了吗？如果你完全从底层开始，你就无法获得正统，因为你有一个上帝以某种方式将他神化、居住、赋予他力量、完善他，随你怎么说。结果，在我们这个时代最现代的神学中，耶稣的神化是自由主义者、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所设想的全人类的命运。毫无疑问，施莱尔马赫能够避开传统表述中固有的大多数问题。

但代价是什么呢？他不必解决神性和人性、绝对性和相对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也不必阐明这些性质与它们合一的单独个人之间的关系。耶稣只是一个对上帝有着强烈感觉的人。

然而，基督论的直接收益却是基督教信仰的严重损失。尽管施莱尔马赫努力过，但他从未真正成功地阐明耶稣的独特之处。上帝意识以最强烈的方式存在于他身上。

因此，这位现代神学之父虽然才华横溢，却误导了许多人。耶稣并不是神性对人类的唯一入侵，基督论从上而下，真正地由下而上，而只是已经存在于所有人身上的完美。与创造的连续性，你明白了吗？在上帝和创造秩序之间。

这些都是基督论的根本特征。基督教信仰的独特性并没有因此丧失。但耶稣对信仰的重要性尚不明确。

确实，施莱尔马赫视他为上帝的阐释者，是神性的卓越阐释者，而归根结底，重要的是理念，但归根结底，重要的是理念，而不是表达理念的人。而这种理念以及记录其存在的意识是人类共同拥有的。所有人都有这种对上帝的认识。

这就是为什么施莱尔马赫向那些有文化的鄙视者发表讲话，他们对此产生了共鸣。但同样，代价是什么？因此，施莱尔马赫的神学是对 19 世纪关于人类生活的普遍假设的令人钦佩的陈述。但它与使徒见证的本质完全脱节。

正是在这一点上，新正统派思想家要求施莱尔马赫作出解释，这是理所当然的。当时另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是阿尔布雷希特·里奇尔，我在当代基督论教科书中几乎找不到关于他的太多内容，但我认为这说明了一些东西。除了施莱尔马赫，本文将非常简短。很抱歉，但事实就是如此；没有人对当今神学的影响比阿尔布雷希特·里奇尔更大；这是路易斯·伯克霍夫在 1930 年写的，好吧。

您可以在上方看到拼写。他的基督论的出发点是基督的工作，而不是基督本人。他强调这一点，而且在后来的神学中甚至更加强调，我们认识耶稣的方式不是希腊式的抽象方式，不是谈论本质、本性和人格之类的东西，而是我们想要一种实用的基督论。

这就是《新约》带给我们的。它不关心本质和希腊术语；它展现了耶稣的动态，因此，你从工作开始，而不是从人开始。我最好在忘记之前评估一下。

新约确实提出了一种功能性基督论。我想说，新约也提出了一种功能性三位一体论。它并没有抽象地推测上帝和人的存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但在其功能性基督论和功能性三位一体论背后，是本体论基督论和本体论三位一体论。

此外，正如我们在希伯来书 1 中看到的，圣经有时确实提到了圣子；他是上帝本质的准确代表。希腊词 *apostasis*。用法与基督普查不同，但它表示这个词的意思是本质、本质、存在本身。

耶稣就是这种信仰的确切代表。所以有时它很少谈论这一点，谈论本质，通常是功能，但我们从功能回到本质。我们不会将新约见证，无论是三位一体还是基督，简化为单纯的功能主义。

那是强调功用而贬低人格，这是大错特错。基督的工作决定了他人的尊严。他只是个凡人。

我是否绝对从下层感受到了基督论？是的，我感受到了。这是旧自由主义。他只是个凡人。

旧自由主义花了很长时间攻击原教旨主义，而我不会为原教旨主义的每个方面辩护。自由主义者赢得了学校。原教旨主义者则以圣经学校进行反击。

他们与自由派接管的教育机构不相上下。我想说，今天福音派做得相当不错。美国神学院协会的福音派学校可能比自由派学校多，其中许多学校学术上很优秀，能力很强。

仍然有一些自由派学校在学术上很有能力，但自由主义却忙于攻击原教旨主义，在某些方面，这是有道理的，但在其他方面，他们否认信仰的基本原则，这就是原教旨主义得名的原因，其中包括童贞女生子、耶稣的神性和奇迹、鲜血赎罪和他的第二次降临，这是在否认基督教信仰本身。我不会为原教旨主义者对这些事情的每一个解释辩护，但他们所表达的真理，无论好坏，都是圣经真理，而自由主义在拒绝这些真理时犯了错误。耶稣对阿尔布雷希特·里奇尔来说只是一个凡人，但鉴于他所完成的工作和他所做出的服务，我们理所当然地将他归为神。

这是什么意思？下一句话有助于我们理解，正如伯克霍夫所解释的那样，这又是出自路易斯伯克霍夫的《系统神学》，第 310 页。里奇尔排除了先存、道成肉身，没有来自上层的基督论，没有正统教义，也没有基督的童贞女诞生。由于这在基督教社区的信仰意识中找不到切入点，施莱尔马赫相信个人的意识，在他的认识论中仪式更具社区性。

基督是上帝王国的创始人，因此他将上帝的旨意视为自己的旨意，现在，他以某种方式引导人们进入基督教社区，过一种完全由爱驱动的生活。他通过他的教导、榜样和独特的影响力救赎人类，因此值得被称为上帝。这实际上是对保罗安息日教义的更新，保罗安息日是一位以形态论闻名的早期异端。

请注意，基督通过他的教导、榜样和独特的影响力来救赎人类。人们觉得这些都是真的，但最深刻的是，根据圣经的记载，他通过代替罪人死去并在第三天

复活来救赎人类。旧自由主义确实是自由主义，它有缺陷，我将预览我们接下来关于现代基督论的讲座。

巴特·布鲁纳（我们确实会稍微讨论一下）和布尔特曼首先代表了与旧自由主义传统的强烈决裂。布尔特曼随后走上了他自己的存在主义道路，他和巴特确实意见相左，但他们拒绝了旧自由主义的内在主义，从上而下地开始了真正的化身。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这是巴特所说的向超越性、神的异性转变的重大转变。我们将更多地谈论不仅是对历史上的耶稣的探索，最初的探索，我们已经对施韦策的抨击做了一些工作，但布尔特曼将新约简化为几页，这些页可能可以追溯到耶稣，这导致了如此徒劳无功。我记得曾与普林斯顿神学院的一名学生交谈过，当时普林斯顿神学院以布尔特曼主义者为主。

我说，让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去那里是为了准备传道吗？是的，先生。这个人爱主。

他决心在联合长老会内为真理而战，他需要被任命。他必须去普林斯顿或经批准的神学院之一，好吗？不是去威斯敏斯特、圣约或改革宗。那在当时行不通。我说，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

你能从新约圣经的遗留部分中传授什么？他说，这是个好问题，他们实际上设计了一门课程，以布尔特曼新约圣经教授关于这个主题的教学为基础。哦，天哪。还原论是巨大的，布尔特曼的弟子们也是如此，他是个天才。

他们都是天才。冈瑟·博恩卡姆、埃内斯特·卡斯曼等人开始了对历史上的耶稣的新探索，他们比他了解《新约》更多。我的意思是，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什么？比你了解的多得多。

我的意思是，整个事情都太扭曲了，但他们确实这么做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这比他的生意好多了，但天哪。然后，我们来考虑最近、最有影响力的。巴特是 20 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神学家，至少在大部分时间里是如此，但在 20 世纪末，两位德国神学家沃尔夫哈德·潘能伯格和尤尔根·布尔特曼非常有影响力。

我们将研究他们的基督论。他们的基督论肯定比布尔特曼的基督论要好，而且他们在某些方面是正统的，但在其他方面则不然。我们将考虑一些罗马天主教思想家。

汉斯·昆，我没找到合适的术语。由于不同意教皇的绝对正确性，他不再是德国图宾根的官方天主教教义教师。我们将研究他的基督论和卡尔·雷纳的基督论，卡尔·雷纳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存在主义罗马天主教神学家，在迦克墩会议，对不起，在梵蒂冈二世，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伙计，那是弗洛伊德式的失误，一个伟大的时刻。雷纳影响了 60 年代中期的梵蒂冈二世，天主教会的整个方向都改变了。我们将根据他关于三位一体的教义来思考他的基督论，经济三位一体是如何成为内三位一体的，本体论三位一体，以及他的匿名基督教概念，天主教现在希望实现普世主义。

这些都是重要的事情。我们将讨论英国主教 JAT Robinson，他是一位真正的新约学者，他的著作《向上帝诚实》震撼了普通英国人，他在书中质疑各种事物并否认各种事物。我们将简要介绍一位过程神学家的基督论。

皮滕格是唯一一个真正写下这些的人，然后我们将以一个震惊英国民众和教徒的陈述结束，即上帝化身的神话。剑桥和牛津的著名教授说他们不相信化身等等。同年，他成为了一名作家、历史学家和多卷书籍的编辑。

我简直无法理解这一点。就在同一年，一本名为《道成肉身的神之真理》的书由福音派人士撰写。前一本书引起了如此大的轰动，动摇了许多人信仰。

道成肉身的神之真理问世了。这些是我们将接下来的讲座中开始讨论的一些内容，但与此同时，感谢您的关注，愿上帝保佑您。

这是罗伯特·彼得森博士关于基督论的教学。这是第 6 节，现代基督论，第 1

部分，康德、施莱尔马赫和里奇尔。